

巴黎人，封城禁足也不忘社交

謝芷霖

新冠肺炎病毒，應該是今年各國政府的心頭最痛。歐洲在一月下旬，看著中國開始封城禁足，還一副事不關己的姿態，既不對中國來的班機乘客進行檢疫、追蹤，在機場也沒有任何過濾，彷彿病毒跨不過國界線。整個二月，其實法國境內已經開始境內感染，但由於一般人及基層醫生並沒有警覺，也沒有檢測，都當成一般流感來治療。直到二月底，因為發現兩起群聚感染源，才開啟三月漫延整個法國境內的大感染潮。整個二月以來的傳染波，加上一般民眾對病毒認識不清，對防範措施不熟悉，面對態度輕忽，法國政府也萬萬料想不到新冠病毒如此強勁的感染力，只得跟上鄰近歐洲國家堅壁清野的緊急舉措，關閉國界，取消國際航班，封城封國，對人民下禁足令，好減緩感染速率，避免醫療系統癱瘓。

對個人自由無法忍受絲毫無理限制的歐洲人來說，封城封國，對人民下禁足令真的是國家能祭出的最末手段了，撇開對經濟與人民生計造成的損失不談，光是要抵擋民怨，承受侵害人民行動自由的批評，如果不是真的束手無策毫無選擇餘地，沒有哪一國政府會輕易發出這樣的命令。法國人一直到強制封城禁足的前幾天，都還是若無其事地群聚

社交，見面照樣握手親臉頰，吃飯喝酒跳舞開派對一樣也不少，大型活動不超過 5000 人的照舊，對政府「自制不群聚」，保持社交距離，做好個人衛生控管等種種耳提面命，依舊當笑話看。直到突然宣布餐廳、酒吧、電影院關門，強迫員工在家工作，學校關閉，接下來馬上跟進的全面禁足令，法國人才終於意識到病毒大流行勢不可擋，醫院湧入大量病患，情況已經糟到難以挽回的地步了。

法國從三月十七日下午開始禁足封城，除了購買民生必需品或有特殊需求，不得出門。每天只能在離居家避疫的住處一公里方圓內走動，透氣、遛狗、帶小孩玩、運動，都不能超過一公里的距離，而且限時一個鐘頭。巴黎人因為太過濫用放封的一小時，白天路上總是出現太多人，市府甚至從四月起宣布巴黎人不得在上午十時至下午七時間出門慢跑運動。

據說有四分之一的巴黎人在政府封城前連夜「逃離」巴黎，避居鄉下父母家，或是趕往自己和家族在外省的度假屋，讓禁足期間能享有比較廣闊的生活空間，起碼家裡有小花園、大露台、草地，鄉間小路也比較沒有城市的壓迫感。巴黎寸土寸金，每個家庭的生活

空間都非常狹窄，而且幾乎沒有露台、陽台這種「戶外空間」，戶與戶間又往往隔音太差雞犬相聞，封城禁足起來真的比其他地區的居民更難熬。對於封城前的「逃離潮」，其實是很容易理解的。不過，大部分的巴黎人沒別的地方去，只能乖乖待在家，面對孤單的居家避疫生活。

人是需要社交的動物，巴黎人更是沒有社交生活會死的族群，即使封城禁足，也不可能禁絕巴黎人的社交活動。而且限制越是嚴格，巴黎人開發創意的腦筋動得更快！不要以為封城禁足的巴黎人都在家悶到無聊至極，其實所有的巴黎人都想方設法把生活安排滿檔，就算不能到處跑，也要多姿多彩！

禁足令一開始，各個大樓的樓下大概都有出現類似的告示：自告奮勇的熱心人士願意幫社區的鄰居採買、送貨到家、提供居家協助。不管你是年長的獨居老人、必須在家隔離的病人、或是難以兼顧外出雜務及照顧小孩的單親父母，都可以請這些熱心鄰居幫忙。請人幫忙或幫助他人，還增進彼此的交流互動，讓雙方都擁有更好的心情，也是封城期間的美事一樁。基於互助的精神以及尋求社交的心理需求，接下來更出現了各式各樣的互惠互助社交活動。

不能開門營業的餐館，開放空間，變成商家及民眾捐贈物資的濟助站，商店裡太多賣不完的生鮮食品，民眾自願樂捐的食物用品，都可以放到濟助站，因為封城而暫時技術性

失業，面臨生計困難的弱勢家庭、學生、單親家庭，都可以在固定的時間來此拿取日常所需的食物用品，同時也藉機多了一些與其他人聊天、交換意見的機會。

無法營業的市場攤商、花店，便借用可以開門營業的雜貨店一角，寄賣自己的商品，客人能夠多一分選擇外，商家間也因互助合作而多了交流的機會。原本可能不知道這些攤販或小店位置的顧客，藉此認識新貨源。以我居住的社區來說，有一家專賣法國小農肉品、乳製品、自製啤酒、自然酒及周邊產品的小雜貨店，一直是我們家固定採買的地方。禁足期間，老闆不但接受蔬果農一週兩天的寄賣，後來甚至幫附近另一家手工古早麵包店寄賣，勞動節時還兼賣應景的鈴蘭花，不但增加了客人的選擇，也吸引了更多新客源吧。有時候老闆夫婦乾脆走出店門，為等候中的客人都斟上一杯酒，大家就在街邊保持社交距離，邊喝酒聊天，邊發抒對疫情及封城的感想，還有經過對街的鄰居，索性就隔著小街，一家子停下腳步，參與閒談，原本只是單純販售商品的小店，一躍成為街坊鄰居偶爾交流的珍貴所在，一群人和樂融融，興高采烈，也是疫情期間的特殊景象。

不知道是從義大利、西班牙或是法國開始，從封城起始，晚上八點鑽出住家窗口，走出戶外，眾人齊鼓掌，感謝身處前線救治新冠病毒感染重症患者的醫護人員，便成為每天固定的儀式。剛開始的時候零零落落，大家還

搞不清楚狀況，經過電視新聞報導披露後，馬上成為全民運動，尤其是在居住密度高，大樓林立的巴黎市區，大家同時鼓起掌來，伴隨著歡呼，甚至敲鍋擊碗，拿擴音器叫嚷，每天八點一到，成了巴黎人歡聲雷動的發洩好時機。站上陽台，不忘跟看得見的左鄰右舍打招呼問好，比較相熟的也許就聊起來，漸漸的，有音樂細胞的不甘寂寞，擺出家裡的音箱對著街放送音樂，歌喉不錯的可以跟著合唱，若是動感舞曲，也一定有肢體靈活節奏感強的鄰居，隔著街、樓，遠遠手舞足蹈起來，一時之間儼然成了整個街區的大型派對！音樂家乾脆各自拿出家裡的樂器，即使彼此不見得認識，也能隔空即興合奏，運氣好的便能欣賞到一場品質不錯的演出。在巴黎十八區，有位女聲樂家，禁足期間只能在家練習，索性每天把音響樂聲也對著窗外，非常正式地往窗外練唱，整個街區都能欣賞，有的鄰居特別站上陽台欣賞，有的不吝於伸手鼓掌叫好，每天早晨都有一場扣人心弦的不尋常演唱會，也令人嘖嘖稱奇。這當然只會存在於疫情閉關的非常時節，假如在平時，恐怕四周鄰居還要抱怨噪音擾人而開罵呢！

既然鼓個掌都能變成音樂、舞蹈晚會，創意十足的巴黎人馬上把腦筋動到別的領域上。在巴黎十一區，就演變成「快問快答同樂會」，每天晚上利用大家面向窗外的機會，由一戶擔任主持人，設計問題，其餘自由參與的鄰居搶答，有「一百萬歐元競賽」式的難題，

也有「腦筋急轉彎」般的問答，自然也有主題專門的特殊提問，總之因為氣氛熱烈，大夥玩到欲罷不能，才驚動了記者訪問，成為電視新聞。

雖然不能隨便外出，只要抓到機會，巴黎人還是要曬太陽的。有天台、陽台、院子的，都是巴黎的天之驕子，十分幸運，能擁有一小方的戶外園地，捧杯咖啡或茶，享受晴朗日光新鮮空氣，不知要羨煞多少巴黎人！大部分巴黎人只有窗子，走上街頭，常常能看到有人乾脆坐上窗台，墊個抱枕，拿本書，便能窩在窗邊一天。看書也不忘社交，樓下有人經過，興致一來可以一上一下就聊起來，要是還有朋友鄰里走過，就擴大規模，巴黎人突然都變得既親切又好客，四海之內皆朋友似的。連樓上樓下的窗台鄰居，打過照面，下回可能就直接拿出啤酒，隔空乾杯抬槓了。原本一個人都不認識的大樓鄰居，突然整棟都變成好朋友了。誰說巴黎人冷漠啊？封城兩個月，所有巴黎人都成一家人了！

當然，光是靠鄰居互動，要是都見不到自己的家人朋友，也很悲哀。幸好現代科技讓我們擁有快速的網路，方便的社群團體，進步的軟體，即使遙隔千里，也能透過螢幕視訊，彷彿置身眼前。學校利用視訊遠距教學，企業員工遠距工作，多方通話會議。平時必須面對面近距離接觸的一些活動、課程，如今因為毫無選擇，只好也盡其所能遠距進行。譬如運動，平時能在戶外比賽跑跳，或在健身房訓練，封

城期間只好在家自己運動！看影片教學，自己一個人運動，缺少互動，多麼無聊，於是教練就利用網路直播，同時大家一起上網跟課，還能即時回饋訊息給教練或是發問，同學間也能以私訊交流，就像大家同時上課一樣，只是沒有身處一室而已！有的教練開直播的同時，也直接在大樓間的天井或空地上開課，所有大樓住戶，只要站上陽台，就能參與，大家一起運動，線上有回應，現場也有歡呼，氣氛同樣激昂，比起平時課堂絲毫不遜色。直播教學運動的好處是，平時只有自己獨個運動，現在可以全家大小皆參加，還可以呼朋引伴，連住在外省甚至不同國家的朋友，都可以找來同樂，要是直播時間無法配合，那就退而求其次，利用重播功能，也能達到每日活動筋骨的目標。結果平時忙上班通勤沒時間動力運動的人，封城期間沒了藉口，反而每天忙著跟直播運動，勤勞得很。甚至還有兒童版、青少年版課程，鼓勵不同年齡層老老少少都一塊動起來，還能藉由網路拓展社交群，何樂而不為！

既然網路視訊那麼有用，所有人都忽然成了網路重度依賴者。首先掀起的流行是朋友間的「視訊餐前酒」，大家約好上線見面的時間，自己備妥美麗的餐桌小開胃菜，各式啤酒、餐前酒，時間到了，拿著手機平板電腦，連上線多視窗一開，雖然在家各吃各的，仍然彼此又笑又鬧，聊得開心，儘管比起現場互動畢竟隔了層紗，影像也常常模糊或是照到奇

怪的背景讓人分心，還是滿足了大家的社交需求。為什麼不推薦「視訊晚餐」而是「視訊餐前酒」呢？很簡單啊，法國吃個晚餐麻煩得很，一道道來，往往搞很久，況且在螢幕前實在很難優雅地使用刀叉吃飯，不論怎麼擺放攝影機鏡頭，近距離吃相絕對難看不雅，既然這樣，還是小口吃喝的「視訊餐前酒」就好，大家也比較能行動自如，保持形象。畢竟重點是談話社交，一起乾杯助興，吃飯只是次要，於是「視訊餐前酒」就登上了熱門約會排行榜第一啦。

有了這個成功的例子，大家腦筋動得更快了，練樂器的乾脆上網視訊合練；明星沒了演出的機會，乾脆利用視訊合唱，甚至剪輯出一首募款歌，捐助醫療機構。喜歡演出的演員失去舞台，沒關係，不如來開直播，每天線上為困在家的孩子說故事、念繪本，聽說有幾個直播大受歡迎，成為兒童每天必跟的火紅節目呢！點擊率應該比傳統的電視節目收視率還要高上幾倍。利用不同演員的視訊自拍，後來甚至剪接製作出一系列的短劇表演，擺上晚間新聞時段後播出，還相當受歡迎呢。還有人利用家裡的場景，自導自演自配樂剪接，加上劇情，製作出相當具有可看性的影片，放到網上後自然也因為互動又刺激了更多的創作。

喜歡在家做菜的人，平時沒時間進廚房的人，封城期間正好可在家大做特做。尤其是巴黎人，沒花園當園丁，沒戶外陽台運動，在家裡最大的享受就只剩美食了，為了吃，再怎麼

樣也得動手做出來。電視上出現由名廚師直播的做菜節目，獲邀參與的「來賓」利用視訊「現場影像參與」，每個步驟都有廚師指導細節，但還是有許多天兵型人物，在自家廚房跟不上廚師的節奏而鬧出笑話。如此一來不但開啟了網上熱鬧的討論，也開創出相當受歡迎的社交空間。身邊的巴黎朋友，一時之間忽然個個都成了手巧聰慧的大廚，大家最喜歡的談話主題成了廚房與美食，互相交換食譜與做法意見，樂此不疲。

喜歡逛博物館的人，禁足期間只能仰賴博物館開放的線上免費參觀，但是自己看果然還是太寂寞，怎麼樣能與其他人交流呢？於是，據說是洛杉磯的博物館開啟了「仿名畫拍照上傳」的活動，一時蔚為風潮。在社群網站上如果找#GettyMuseumChallenge，便能找到非常多相關照片。原本就愛好博物館的巴黎人當然不落人後。這個活動怎麼跟進呢？找一幅世界級博物館名畫，利用家裡找得到的衣服、物品來扮裝，把場景安排成名畫中的畫面，然後拍下照片，和名畫一起並排上傳，與眾人分享。聽起來容易，實際做起來可是相當困難。也因為如此，拍得好又具巧思的仿畫照，往往能引起熱烈的討論，激發更多挑戰的靈魂。這個活動在全法大流行，最後連電視新聞都不得不製作一個專題來報導！類似的活動如果在台灣、亞洲，會不會變成韓日台熱門影集的扮裝照大賽呢？

喜歡跑馬拉松的人，封城期間無法隨便出門，行動限於離家方圓一公里，怎麼辦？在巴黎朋友圈裡竟然出現「三公里小型馬拉松」週末賽，要完成挑戰很簡單，只要在住家附近不超過一公里的範圍內自行跑完三公里，並且以智慧型手機紀錄下時間路徑上傳即可！熱愛集體活動，封城不忘社交，這真是最佳體現了。巴黎能跑三公里，外省乾脆就跑半馬拉松了。住在外省的一個朋友，家裡有大花園，外圍的鄉間小路跑起來也悠閒，於是外面繞幾圈，家裡花園再繞幾圈，一場半馬也就跑完了！還把紀錄上傳至社群軟體，大家自然又是一陣討論，想來應該也有跟進的同好吧。跑馬拉松一點也不寂寞，要跑就熱熱鬧鬧地跑！

真的有東西要拿給朋友，又實在很想見面，但是封城期間不能邀請到家裡，怎麼辦？如果兩人住得不太遠，相隔兩公里內，有辦法！兩人就約在中間距離的超市見吧！以前是相約喝咖啡，封城時期就相約一起戴口罩排隊買菜吧！超市為了要控制進場人數，又必須讓顧客能保持社交距離，不至於太過擁擠，進去購買前要隔著一公尺排隊，結帳時也得相隔一公尺排隊，如此一來，等待時間拉長，剛好可以和相約見面的朋友邊排隊邊聊天！當然，別忘了彼此保持安全社交距離，見面打招呼和說再見時，也別情不自禁親臉頰！這就是封城期間的另類相見法。

如果真的很想約人一起吃飯聊天呢？辦法是人想出來的。雖然沒辦法約遠方的好朋友見面，約你相熟的鄰居可以吧？怎麼吃？就約對門鄰居吧，兩家把大門打開，餐桌正對大門，兩個人隔著兩戶間的走道或樓梯間，桌上各自擺放自己的餐點，既保持了安全距離，又能一起用餐聊天，而且因為都待在自己家裡沒出家門，也不算違規。這個辦法不錯吧？

春日晴朗，陽光普照，氣溫和煦，想全家一起享受野餐樂趣怎麼辦？何不利用社區中的小綠地，準備好三明治、飲料，在草地上鋪塊方巾，就在社區圍籬旁的小塊草地上大方坐下，大人小孩一起歡樂野餐吧！為什麼偏偏要挑選圍籬旁的草地呢？當然是因為能看見街道上的行人呀！有人走過時，看得順眼的，互相打聲招呼，心情不錯的，不如就停下腳步攀談幾句，要是剛好認識，何不隔著圍籬聊上一陣，完全滿足了野餐及社交的功能。街角滿開的那兩棵櫻花讓背景更更好了，非常時期的浪漫情懷，也需要非常的想像。

將近兩個月的封城，五月十一日終於慢慢解禁，但政府依舊鼓勵民眾在家上班，沒有需

要別出門，特別是巴黎，仍然是吊車尾的危險紅色警戒區，想要避免二次大感染潮，不好好當心是不行的。巴黎的公園、花園依舊關閉，餐廳、咖啡廳、酒吧等一般社交場所都仍未開放營運，只要稍微舒服一點的戶外地點，像塞納河邊、聖馬汀運河畔，塞滿了不戴口罩也沒保持距離的年輕人，看了令人膽戰心驚。腦筋正常一點的人應該會自動打消出去人擠人的念頭。解封後很多人不敢也不想出門，繼續窩在家裡當宅男宅女，社群媒體上因而出現了指稱此類行為的新名詞："syndrome de la cabane" 、「小木屋症候群」，也有人稱為 "syndrome de l'escargot" 、「蝸牛症候群」。話說回來，法國政府本來就鼓勵民眾繼續宅在家，不要出門群聚呀！加上封城期間已經發展出那麼多元的社交替代方案了，繼續多宅一陣，對巴黎人來說應該也變得可以忍受了。既然無法上山下海到超過一百公里的地方度週末度小假，理性的巴黎人選擇照舊待在自家「小木屋」，保健康要緊！

（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現旅居巴黎）